


古香齋鑿賞袖珍史記卷九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集解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  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信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

周略定魏城 橫各遷為王榮并王三齊 守日儋 又

年之廷欲謁殺女僮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身

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

古之建國僮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僮因率兵東略定齊地

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

儋將兵救魏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魏軍殺

田僮於臨濟下僮弟田榮收僮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

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

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

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

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

敢歸田榮乃立田僮子市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

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

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

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

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集解應劭曰蝮

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螫音芳伏反螫音靡

八音釋正義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尺頭腹皆一說云虺博三寸今日假田角日門於

古者 友介 二

楚非直手也 穎川言將亡身非也

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 集解

如淳曰齟齬猶齟齬也

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

刑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

取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

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

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

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

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

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

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

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

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

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

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

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 案隱田市王膠東

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集解

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

義平原德州也 過者盡屠之 徐廣曰立齊人相聚

古者 卷九十四 三

齊攻兵得數楚楚殺之項羽於城陽楚楚殺之

漢州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

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

得收齊城邑集解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

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

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

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

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

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

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

走高密集解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

軍田既軍於膠東楚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

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

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集解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故贏城在兗州

博城縣東北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

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

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干乘正義干乘故城在淄州高

死縣北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集解徐廣曰二月也漢

因自立之後歲餘漢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

梁三田橫懼誅正義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解

正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按海州東北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

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

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

廼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

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

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

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來

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集解

日四馬下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集解應劭曰尸鄉

足為乘傳在偃師瓚曰廐置

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

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

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寧人之兄與其

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

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

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

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奉從使者馳奏

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

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

千人以王者禮葬之正義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

里正義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注云薤露

古者齊民言 卷之十四 列傳 五

哀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毀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
今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
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
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
自劉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
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
曰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集解駟案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

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

戰國策亦名曰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集解駟案

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

為雋永永一作求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

書名也雋音松充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

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

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

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言天下

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
英田儋殞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臧生兄弟更
王海島傳聲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四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正義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噲音快又古外反沛徐州也

以屠狗為事正義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初從

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

方與正義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

豐縣之下也正義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正義泗水郡名

於薛縣與司馬尼戰殲東正義泗水郡名將章邯司馬尼又殲宋州縣

也正義泗水郡名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正義泗水郡名夫也正義泗水郡名爵第六級

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

功爵列大夫正義泗水郡名復常從從攻城陽正義泗水郡名廣曰年

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悞先登下戶牖

正義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悞先登下戶牖

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

上間爵正義泗水郡名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

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正義泗水郡名張晏云得徑上聞

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

間之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泗水郡名曹郤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正義泗水郡名

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泗水郡名河間守軍於扛里正義泗水郡名

地名近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正義泗水郡名北以郤敵先登

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

楊熊軍於曲遇正義泗水郡名音齠顯邑名也正義泗水郡名曲邱羽反

宛陵正義泗水郡名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泗水郡名宛陵故先登斬首八級

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正義泗水郡名徐廣曰時賜爵

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駙案張

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正義泗水郡名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

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奉制於義不通從攻

長社轅轅正義泗水郡名許州理縣也轅轅門絕河津正義泗水郡名古平

南府東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在攻秦軍於雙在汝

州魯山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鄧鄧音擲在鄧州新

城縣西北四十里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

賜重封集解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贊曰增

以為重封者兼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

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

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

羽既饗軍士中酒集解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

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

止噲噲直撞入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立帳下廣曰一

本作立帷下瞋目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

而視皆皆血出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

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

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時羽

也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磨樊噲

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

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

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轉入營謂讓項羽沛

公事幾殆案隱謂責也亦或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桂陽遷

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集解徐

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驪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

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案隱案西

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

字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括

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

於拱從攻雍獠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集解驪案獠音

扶風雍昌縣獠音台即后稷所封今攻城先登陷陣斬

之武功故獠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

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八遷郎中騎將從擊

秦軍騎壤東案隱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郤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郿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廢邱最集

李奇曰以水灌廢邱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

輔治華陰灌北也案隱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

灌謂以水灌廢邱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邱即槐

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

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

水灌廢邱其功特最也何者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

其文故因舊稱廢邱也至樂陽正義雍賜食邑杜之樊

攻項籍屠煮棗案隱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

攻項籍屠煮棗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為

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

黃州信都縣東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

邱薛正義鄒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項羽敗

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

千戶正義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

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夏音假陳州太康縣虜楚周將軍卒

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在項籍

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次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

信定楚正義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

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

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地理

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至雲中正義雲中郡

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也

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擊陳豨與曷邱臣軍集解徐廣口戰襄國正義邢破柏

人正義邢州縣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張

有所毀也正義謂多所殺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

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

馬邛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在蔚州飛破豨別將胡

六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在朔州軍

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谷音斬將軍趙旣

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

正義人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

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盧縮破其丞相抵薊南正義抵音

訓至一云抵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
者丞相之名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
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
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
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
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
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

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
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
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
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
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
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
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
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
須嬖屬索隱音眷嬖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旣立
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

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言不能行人道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案隱

高平帝元始二年封噲元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出周侯正義故城在洛州案隱鄠商者高陽人高陽聚各屬

陳留正義雍州西南十五里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

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集解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

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正義徐注非也言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案隱事與酈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

六月餘得四千人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歧此地

以將軍從高祖也名關蓋在河南陳鄭之界酈正義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

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

沛公於歧從攻長社案紀傳此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說歧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

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

死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案在

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

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案上

郡正義破雍將軍烏氏案烏首於然反氏音支縣名

定縣東四十里周類軍栒邑案栒邑在幽州地理

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給欺也音待呂祿信之

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日夫賣交

有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切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謹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

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藥布又音輸音飲縣名在河東自平齊來乃下趙城

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集解蘇林曰景帝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以

商他子堅封為繆侯集解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案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

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集解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

除汝陰侯正義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案楚漢春

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云滕公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

人有告高祖集解韋昭曰告白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集解如淳曰為吏告故不傷嬰集解鄧展曰律有故

人案隱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

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上為于偽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

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集解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守山軍雍邱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

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封楊熊軍曲遇嬰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集解徐廣曰令也駟案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滕即

公邱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

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平別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一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曾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蹶音

厥又巨月反一音居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衛反漢書作躡音撥也應

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蘇林與晉灼皆

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

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祈陽集解徐廣曰祈一作沂復常奉車

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地理志屬太

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

二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

從擊代至武泉雲中地理志武泉屬雲中益食

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

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開圍

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

食嬰細陽千戶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

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集解案漢書音義曰時以太僕擊陳豨黥

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

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

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正義宋州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

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

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案姚氏云

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培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項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正義今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頓陰故城是也睢陽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邱下章邯敗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集解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

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士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

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邱未拔從東出臨晉一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謂食杜縣之平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

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邱王武魏公申徒反集解張晏曰秦將從擊破之攻下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

集解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

四十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索隱必甲二人名也

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

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

百傅之

集解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

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

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

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集解張晏曰左右方之馬左亦如之

擊破柘公王武

軍於燕西

集解徐廣曰柘屬陳案武柘縣令也義柘屬淮陽國按滑州柘城本南燕國也

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

集解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

美稱未必樓煩人也連尹一人

集解張晏曰大夫楚官

宮廡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

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

鄆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

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

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

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

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

案留縣令稱公疑其名高密縣名在北

孰是耳

正義

留縣

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

卒斬龍且

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

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

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

當取慮徐

案隱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趣

度淮盡降其

城邑至廣陵

集解案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

皆平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

項聲郊公下邳

正義郊音

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

平陽

案隱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

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

南六十一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

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

薛沛鄒蕭相攻苦譙

正義戶音

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

頤鄉

集解徐廣曰苦縣有音以之反

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一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

項籍至東城

正義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

破之所將卒五人共

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

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正義和州歷陽縣

渡江破

吳郡長吳下

集解如淳曰雄長之長也案隱下有郡守

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即吳郡守也一得吳守遂定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

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
 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
 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
 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
 六泉北正義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
 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集解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
 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集解服虔曰若音沙至平城
 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
 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集解文穎曰降特一之特也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

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

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集解徐廣曰一作誅案漢書作肥誅

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

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

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

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

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

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正義風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

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索隱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

而得其事故備也
功委具則從他廣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况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弈葉繁衍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五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六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案隱案縣名屬陳留正義鄭州陽武縣也

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好書律歷

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案隱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

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者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

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小顏云質鐵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

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

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宰相趙王

赦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

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為計相集解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集解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

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

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

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

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集解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周苛為客集解張晏曰為帳音昌志反從入關破秦

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

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集解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奏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

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集解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吕后側耳於東廂聽集解昭曰殿東堂也集解小顏云正寢之東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集解幾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集解孟康曰方與縣名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集解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古香齋集

卷九十一

列傳

三

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
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
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
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
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
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
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
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桓
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周昌泣曰臣初
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斃也

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

吾極知其左遷左遷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

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

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

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集解徐

年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

封為江邑侯集解徐廣曰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

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

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

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

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

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集解徐廣曰諡悼

及表咸言周昌諡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傳

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

罪國後五歲正義高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

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集解徐廣曰呂以廣

阿侯任教為御史大夫

任教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辟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教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

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

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

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集解徐廣曰文帝二年

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案漢書任教孝文

元年魏徐誤也索隱此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

裴駰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按史記書表云孝

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

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

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

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

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

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

歷集解文穎曰緒等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

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尚黑如故正義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吹律

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此定律令集解如淳曰此謂五音

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正義此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

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

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集解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

之辭索隱晉灼曰若預及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

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歷集解駟案漢書曰著書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

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

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

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

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

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集解張晏曰所選

名侯官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

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

類集解徐廣曰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

國除索隱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

蒼子復長集解駟案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

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
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集解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翹案如淳

日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孟康云言張强弩蹶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

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所從擊黥布軍為都

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

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

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

集解徐廣曰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

後二年八月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

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

八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

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

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集解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

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

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

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

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

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

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塋垣集解

日官外垣也如淳曰塋音畏慎之慎嘉聞之欲因此

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

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集解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

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塋垣故他官居其

中集解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

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諡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

年卒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與改封靖安侯子侯與代六

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

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集解徐廣曰陶青高祖功

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也及今上時栢至

侯許昌集解徐廣曰高祖功平棘侯薛澤集解徐廣曰

平侯薛歐之孫武彊侯莊青翟集解徐廣曰高祖功高陵

侯趙周

集解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

繼嗣媢媢

集解徐廣曰媢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蹠蹠音初角反一作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

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

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歷何哉

集解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周昌木彊人也

正義言其質直掘強如木石焉任敖以舊德用

集解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畧且紀征

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

集解駟案名千秋

卒而有韋丞

相代

索隱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

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

其名元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

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

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元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

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

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

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集解駟案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

古者死與言 卷九十一 死傳 一
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元成代

韋丞相元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

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

集解駟案名廣德也

爲御史大夫于丞

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

備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
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
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
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
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
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
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
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集解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
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

相物故也集解駟案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
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
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
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
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緡秦歷尙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疑無所發明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六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七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歷異陳留高陽人也集解徐廣曰今在圍縣案

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耆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正義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邱西南括地志

云圍城在汴州雍邱縣西南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墓在雍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

以為衣食業集解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魄託義同案隱案鄭氏云魄音薄

為里監門吏

正義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觸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

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

徇地

正義徇音狗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取集

應劭曰握齟急促之貌索隱應劭云齟音索隱好苛禮索隱

亦作荷賈逵云苛索隱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

生里中子也

集解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

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

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正義為于偽反 若見沛

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

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溲所由反溺乃甲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

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集解徐廣曰

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

足索隱案樂彥索隱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

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索隱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索隱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

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

古者齊史記 卷之十七 齊傳

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

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

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

正義攝猶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

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

眾集解駟案一作鳥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

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

郊也集解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

臣善其令正義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

征反下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

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

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

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音朔則

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

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

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

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適音

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謫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

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倉之粟是漢自奪

其便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

利也索隱案謂女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工是工巧也

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

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

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塞成臯之險正義即汜杜大行之道

集解韋昭曰在案距蜚狐之口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

河內野王北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為飛狐口也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劾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

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

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

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無所歸曰歸漢曰

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

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

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

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

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

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案方

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刻而不

能授集解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贊曰項羽各於爵

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刻斷無攻城得賂積而不能

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

援上黨之兵正義援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

二城案隱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

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

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

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

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

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

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

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

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忠酈食其酈食其子酈

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粱侯後更
食武遂嗣三世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
元年中武遂侯平正義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
遂嗣恐漢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
書誤也 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
也

陸賈者楚人也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

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于陸以客從高

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阜適楚賈其孫也

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

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隱趙他為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魁結集解

曰魁音椎今兵士椎頭結髮直追反結音計謂為

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魁結二字依字讀

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箕倨見陸生陸生因

同其風俗但魁其髮而結之也

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案隱趙

名東垣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

屬常山抗衡為敵國案隱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輓上橫木禍

且及身矣且夫秦欠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

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

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

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
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
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
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
然起坐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
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
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
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

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

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

中國何渠不若漢集解案渠音詎案隱漢書作遠字

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

我曰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

也案隱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

大曰橐小曰囊埋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

裝裹以入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陸生卒拜尉

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

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
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

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氏集解駟案趙氏秦姓也案韋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

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

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 孝惠帝時呂

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

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時音止 可以家焉雍州縣也

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漢制一分

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

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集解徐

公一作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

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索隱率音律過音戈 數見不鮮音朔現數見謂時

其下過字音光臥反鮮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

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集解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無久恩公為也集解

曰恩汚辱索隱恩患也公賈自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

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 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

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集解駟案漢書音直入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深隱深念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集解孟康曰揣度也陸

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案隱案陳平傳食戶

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

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集解徐

一作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

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

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

聲籍盛集解案漢書音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

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

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

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

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

而聽梁父侯遂反案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

計遂反耳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音韻與得不

誅語在黥布語中集解駟案黥布平原君為人辯有口

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

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

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

未有以發喪案劉氏云謂欲葬時方假貸服具陸

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

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集解張晏曰

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

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集解韋昭云

當為祿案說文稅贈終服也音式蒞反亦音遂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

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

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

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

孺按按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說之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

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曰太后含怒亦誅君

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

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集解如淳

日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

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

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

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

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案下文所謂使

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

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

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

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

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集解徐廣曰側注冠一

賜謁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

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

見儒人也酈生曠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

高陽酒徒也集解徐廣曰一本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

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

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
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
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
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
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
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
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廼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
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
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

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
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
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
命矣於是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
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
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
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
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
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

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官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七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八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集解駙案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

舍人起橫陽秦隱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

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從攻安陽已氏後魏地形志云

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已氏為楚邱公宋州楚邱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

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古香齋史記卷九十八

楊熊曲遇正義曲邱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

正義鄭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

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案隱謂美號爾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

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案解徐廣曰屬上郡案隱按孟康云縣名也正

案地理志懷州也案地理志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

卒斬騎將一人敖下案解徐廣曰益食邑屬淮陰案隱張晏

云信時為將云淮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

博案隱博太山縣也顧祕監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

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

相備齊案解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五歲為齊相國

正義為齊悼惠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案解如淳曰既為相

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案隱如淳云漢初諸王官

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

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

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

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案隱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朐案隱上於元反

縣攻濟陽正義曹州宛胸縣西南破李由軍擊秦軍毫

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案解徐廣曰首五十七

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

司馬二人集解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集解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

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

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

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邱去擊反者王武等略

梁地別將擊邗說軍集解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苗南集解

徐廣曰今日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

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

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集解駟

肥下音釋漢書作趙賁軍案軍朝歌破之所將卒

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

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

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集解徐廣曰鄴有

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

各一人集解孟康曰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

軍降邯鄲郡六縣集解徐廣曰邯鄲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

正義魯城之下今畧地東至繪邾下集解案地理志

兗州曲阜縣也今繪城在沂州丞縣下南至蘄竹邑集解二邑名蘄在

邳泗水縣邳縣屬海州沛音機竹即竹邑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

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案隱索孔文祥生

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

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

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案隱小顏因降曲逆從

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

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

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集解

此五字日一本無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歎卒諡為肅侯子亭代

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遇律案隱案劉氏云事役使孝

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縲者集解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案隱姓周名

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環反

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案隱

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

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縲所封也善武沛人也

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

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

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案隱雍州涇陽縣西北東絕甬

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

離上心案隱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

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
 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
 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
 以壽終諡為貞侯正義諡為尊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
 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孝景中
 元年封縹子應為鄆侯蓋
 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鄆蘇林
 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
 云子應不同者

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集解徐廣
 曰一無高
 字又一本皆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

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堅正
 索隱操音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
 倉高反

心者集解徐廣曰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此一作比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協人謀功實天
 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
 忠人臣
 扼腕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八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九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戊隴西過洛陽

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

音晚輓輅輓輅者奉也輅者鹿車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

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鮮音美

服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
 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
 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
 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正義音胎邠
 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簾城是也說文云邠炎帝
 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邠姜嫄國堯見天
 故因封於邠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
 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集解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
 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
 濱來歸之正義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

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括地志云
 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邾邠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
 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
 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
 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
 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邠邠之
 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
 非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
 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
 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集解案
 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
 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

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城又居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案隱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與人鬪不搯其吭集解張晏曰吭喉嚨也案隱搯音厄吭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吭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

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

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案隱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案隱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

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上力為反下許又反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

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集解韋昭曰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索隱羸力為反瘠音稷瘠瘦也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

已踰句注正義句注山在代州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

才敘反詩傳曰械繫敬廣武索隱地理志縣名屬鴈門

沮止也壞也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

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

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

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為單于兵疆控弦三十萬集解應劭數苦北邊上患

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

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

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

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關

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

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

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
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
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案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案
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
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

曰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各家居關中無事可以

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

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案隱案小顏云

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叔孫通者薛人也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名秦時以文

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蕘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集解贊曰

也公羊傳曰君親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

無將將而必誅

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
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
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
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
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于是二世令御史案
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
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衣單複具云稱也
曰先生何言之謾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正義幾音祈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
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
服服短衣楚製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漢王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
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
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
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
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音滑
駟案漢書音義曰諸生寧能闕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
謂發石以投人案張晏曰擗卷也瓚曰拔取曰擗楚詞曰朝擗阨
士案之木蘭案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

取物云拳許慎云拳取也王逸云諸生且待我我忘
此山名又案卑蒼云山在楚音毗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
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
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
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
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于進取可
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
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
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

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叔孫通使徵魯諸
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
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
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
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集解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
反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隸處蕞謂以茅剪樹地
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絕也案隱章昭云引繩為綿立
表為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蕞又音纂
纂文云蕞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 野外習
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為

此廼令羣臣習隸案隸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

諸侯羣臣皆朝十月案隸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

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儀先平明謁者治

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集解徐廣傳言趨案小顏傳聲教入殿下郎中俠

陛陸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

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集解

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案隸蘇林云上傳語告下

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

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

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

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

為臚音閩句音九注反

傳案隸徐廣曰一作幟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

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

置法酒集解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

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集

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如淳曰集解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謹失禮者於

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

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

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

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集解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綱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日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案楚叔孫通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

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譟煩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案韋昭云譟止人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

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集解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

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于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

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案謂舉動有過

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

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

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

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音道固委

蛇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履藉眾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絲範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九十九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 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集解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俠非為

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非為也也難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粵音普名反其

喻義難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集解如淳曰窘困也及項

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

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

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

褐衣置廣柳車中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車

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環曰茂陵書中有廣

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案隱案服虔臣

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髮為使

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并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曾朱家所買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

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輅車

之洛陽集解徐廣曰馬車也案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

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

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

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

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

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

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

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

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

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

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于嘗

為書媿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使音如字近音其斬反因酒縱謂之使酒即酣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

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集解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集解孟康曰招來也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義如孟康文類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言曹邱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集解張晏曰欲使竇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

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弟季心集解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集解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集解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到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

其名以行集解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

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

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

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

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

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

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集解謂居

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

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

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臯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趣音促亨音普盲反謂疾令赴方提趣湯集解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提音啼趣獲也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集解徐廣曰小一作峭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集解徐廣曰復為擊齊有功也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

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

集解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日覆駟案孟康曰屢履蹈之也

也贊曰屢數也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奉旗則履之與屢者也

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

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集解徐廣曰或作槩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

畫無復之耳集解徐廣曰復一作冀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

誠知所處集解如淳曰非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

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

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樂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

冤誠知所處

古香齋鑿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一

古香齋鑑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

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

任盎為中郎集解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

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集解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

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

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集解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

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

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

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莊嚴也丞相益畏

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

益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

清室集解駟案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

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

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

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

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

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為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

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

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集解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集解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

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益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益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益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益曰集解徐廣曰君與說一作謀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

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集解徐廣

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

於岐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集解如淳曰六駢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

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

坐郎署長布席正義蘇林云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

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

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集解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

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

方卑溼君能日飲母苛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

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

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

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
 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詭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
 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
 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
 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
 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
 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
 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
 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

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
 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
 文帝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
 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
 曰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
 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
 事未發治之有絕集解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今有所絕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
 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集解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
 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
 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盜入見鼂錯在前及益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益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益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益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袁益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兒集解文穎曰婢也益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益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益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益校尉司馬乃

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阪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益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益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益乃驚謝曰公幸有親集解文穎曰汝有親老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集解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操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益解節毛懷之集解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集解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益

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

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

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徒或曰博戲之徒

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

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贊曰凡人

行之案謂不以親為解也今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常一作詳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一

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

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案隱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

之語塞益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

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

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十餘曹曹輩備之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

善術者案文穎曰培音陪秦時賢士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案隱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

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案隱軹縣人張恢先生

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集解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案隱服虔云百石卒

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

科補掌錯為人陷直刻深集解韋昭曰術岸高曰陷瓚

故也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

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

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衛宏詔

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

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

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

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集解服虔曰太子稱家

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

秩八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

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

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

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集解徐廣曰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

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

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案隱墻音乃

之短垣也又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

音而緣反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

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莽廟垣乃墻中垣正義上

石孺者廟內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

垣外游地也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

百香齋尺言 卷一百一 八

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集解徐廣曰一

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

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

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集解徐廣曰何也鼂錯

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

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

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

鄧公正義漢書作鄧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

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集解如淳曰道路從

由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

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噤口不敢復言也集解噤音其錦上曰何哉鄧公曰夫

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

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

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集解

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

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集解張晏曰資才也時以變

易集解張晏曰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

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

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翳
藉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
子名立
身敗

古香齋鑒賞袖珍史記卷一百一

